甔甀洞藁

甗甗洞藁卷之四十二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
新安方尚贊 校

序十三首

送蒲圻尹王侯調治江陵序

王侯尹蒲圻且三年政成而民戴之曰吾甚焉虞其以秩滿遷矣會御史大夫王公侍御朱公察取侯治行為楚令尹第一且曰楚之邑大而難治莫如江陵請得移蒲圻令令之即他日江陵一蒲圻也　詔曰可王侯且行其故人吳子竊任鄉壤聞之曰茲豈獨以侯賜江陵毋亦用江陵布侯才耳蓋兩臺使於侯

有特達之知始藉以任歷試之使投艱理劇遊刃有
餘力侯勳業開省殆由玆日起哉或曰邑不倍地令
不增秩於侯何加焉玆闇於故實而不知所謂歷試
何古也請以漢事爲喻史載召翁卿初補穀陽長尋
舉高第遷上蔡長薛贛君初以茂材爲宛句令已被
薦改長安令其後召列九卿薛至丞相封高陽侯固
自歷試長令始也我 國家重親民長吏數下恩澤
詔尤非漢比侯經術行能又駸駸與召薛並著其
視江陵獨不上蔡長安若哉乃予又聞嚮子有言君
子將入旭旭然如日之始出者義先開也既入暯暯

然如日之正中者民保其福也既去闇闇然如日之已入者民患失其教也若是乎君子之爲賴於人國哉乃今蒲圻民徼福於侯江陵盖有所先聞矣若江陵邇在南郡與武昌爲輔車第令後來尹蒲圻者視侯已成事即庶幾不以失教爲患顧侯之所以福江陵也其政奚先乎或曰三峽之派江陵首受其衝決隄之則易潰病國穴之則旁逸病鄰患苦父老迄無寧宇行水難又版圖賦稅數倍他邑百姓方困潦寄命須臾嗷嗷焉望寬恤而責逋之檄旁午沓至奈何以鞭箠稱

上德意哉治賦難又宗藩邸第巨宅貴遊奢僭相乘
法不盡馭頑雖稍就繩墨竊有隱憂焉持平難此三
者江陵之所為難非蒲圻有也夫侯也得無急其難
者乎子竊以為士之仕也患非其才才矣患不見知
遇以侯之循良受知兩臺使且薦之
天子處之有地復何所蘊結不盡其奇而憂三難為
哉語云歐冶子之相劍也必陸斷水擊而後不疑於
利鈍伯樂之相馬也必長駕遠涂而後不疑於駑良
藉令江陵無難於蒲圻則何以別於凡令而煩借此
以易彼僕僕不憚煩哉乃蒲圻吏民於是有觖望耳

蒲丞呂子文夔與其尉秦子周及其幕李重茲德俟長者戀戀不能別因使使山中索言為贈言遂書此應之

賀郡大夫仁山楊公考績序

楊公刺興國三年當報政受成大學會部使者難其代屬諸臨司議曰興國民且罷者也而蘇事且緩者也而振法紀且弛者也而張藉令一日徹楊守謂興國何因檄下視事如故第 上其治行請留焉故事郡邑長吏考績其最者得被 璽書褒寵而爵其所生吳子往賀公公曰何賀吳子曰子之仕也父教之

中孚公修其職膏澤其民致其身華袞其親是忠之效而臣子之所榮也猶不足賀與公於是始有喜色乃其佐王君張君謂吳子知公無浮與因以贈言屬焉吳子曰公治行具部使疏中爲上休所膾炙亡俟何言雖然有部使所不盡言者夫今之㝡上考者類稱廉於操惠於撫智於計敏於爲神於摘發而威於彈壓審如是豈惟淺之一千石不足即孔門諸賢無一可與從政亡何以爲不必然人上端嚮意以行其學而善用其才即偏長可與闡成兼長可與語化寧天下如是何論郡邑楊公其才兼人又好古而習當

世務乃其篤意則以明作行豈弟蓋得用愛之權古諺有之爲政猶沐也沐者雖棄髮必愛然徂棄髮之愛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故用愛之權先法孔子曰聽者平法者也又曰椎鍛所以平不夷也榜檠所以矯不直也聖人爲法亦然今用恩則見以爲樹德用法則見以爲樹怨不已愚乎國僑氏之喻烈火萑閑于之警深谿期民無犯仁人之用心也德孰大焉乃衆庶不可使知之耳公惠政未易具述姑述其大者初銀山之礦郡人無遠近聚而冶焉公慮其徒寔繁其漸必爲亂因厲禁以絕之小人以爲失利而

實銷一禍本也巳乃嚴左右之奸法若向之虎而冠狐而三窟鬼魅而不可方物者望公咸股栗等盡得其陰事按訊之咸伏罪小人以為難事而實寨千百年弊竇也巳乃覈匿輸而輸法正繩匿盜而盜風戢抑一二豪右而淩暴之患不復作巳乃正經界均版圖籍諸匿戶羨田以釐正從賦而物力民力胥以調焉巳乃慮事量功撤故城而新之其為保障計益固凡此皆衆庶所始難而終必賴者公獨毅然任法行之豈得已哉所謂去太甚而遺百姓以安茲其愛與國深矣嚮子之告武王有曰治陳於刑而仁行焉此

猶其著者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旨微矣微矣夫家政匪嚴不克愛況爲民父母者乎吾故知公得用愛之權今與國卒德公也則所謂三年有成也公自今且日陟通顯其謂與國何

賀侯母朱太夫人九十壽序

太夫人姓朱氏今僉憲侯君母也從其子仕楚且三年年九十矣季春十日乃其設帨辰同寅諸大夫將介乎言爲壽予不佞葢閩諸吳中士人云僉憲君之有母也而壽太夫人之有子也而仁皆天所以祚侯而振其中葉侯其昌乎葢太夫人幼孤而母童孺人

鞠之雖內閱百憂外構羣侮然卒假寒富家兒弗字而獨字于侯曰是女也嘗有異徵舍侯氏子非其匹也已歸侯佐白村先生飭家政而善養其兩尊人操作必先寢食必後兩尊人自喜得婦乃白村先生鮮兄弟而宗鄰益微太夫人有憂色久之雖已生愈憲君又苦病羸歲時蒙絮臥蓐幾不勝乳太夫人憂益深私謂蕭孺人此侯氏一綫耳奈何白我斬乎蕭孺人慰之曰第亡慮汝有侯氏統其力侯氏其先必陰祐之未幾愈憲君稍瘳越數年又病股瘁而指惱至不可佰信諸醫多望而走者太夫人益驚悸號泣而

呼天曰是兒萬有一不免禰禰侯氏廟且不食吾何以見先公地下乎是夕夢有大隮降其宅僉憲君旋不藥而起太夫人雖内自幸而撫之甚恩然亦時時督誨之不少姑息已乃遣之受學拮据行經師脩且誡之曰侯三世以兒爲存亡而兒又兩阽危兩有天幸不可謂不異也藉令以宴安廢學奈負天意何且使汝母負侯其何以自解自是僉憲君益警悟日下帷誦習不倦久之業益精而吳中一時刺經綴文之士莫不折節下之矣嘉靖已酉舉於鄉已待公車者二十餘年僉憲君念太夫人且老而不得祿仕無從

容以爲言太夫人不悅曰今世士不進士科不足以行其志而顯其親兒志何庳庳也逮隆慶辛未僉憲君始舉進士而太夫人慈顏益康齒髮如壯故自僉憲君爲御史至于今太夫人皆得以諸孫從而享有祿養于觀僉憲君之治楚也率用經術行古意不以小文持人不以繁令束下不以不急先人體乃其所部將吏日奉法惟謹政務日舉而百姓日親卽諸大夫無不竦意觀服之太夫人家訓微矣太俟以僉憲君顯僉憲君以太夫人成且得之艱難險阻之後于故以爲天祚俟而振其中葉矣今太夫人業已踰期

望顧適俞憲君獻績

天子尋當奉　褒書賜太夫人爵即太夫人不以翟茀羽褕加榮然有大造于其家而終受知人主非無因而致也且人子之上願也詩人頌令妻壽母而繼之以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母亦推人子之心而申願之乎請得以是爲太夫人頌

賀侯母朱太夫人九十壽序

復吾侯公由名御史擢俞憲入楚視師江防且三年江上下千餘里盜風屏息商船夜濟居人不閉外戶父老相傳以爲百年以來所未睹顧公未嘗許一今

峻一法而所部文武吏莫不廩廩用其命以事事故
事治而民忻然樂生茲龔少卿所爲安之非勝之也
仁人長者之道如是乎會其母朱太夫人九十而其
鄜州牧楊子州判張子介予言爲壽蓋楊吳人與公
同進士科張故爲吳郡別駕知公益深而稱述太夫
人之懿行甚具特因予代之執筆耳蓋聞太夫人生
三月而父下世也母童孺人撫之備嘗諸艱苦及笄
歸于侯與白村先生共事二尊人曲極孝謹而一切
家政罔不躬先其勞已復迎養童孺人于家暨愈憊
公生而病且骨立太夫人有懼心抱童孺人臂而泣

曰天豈欲奪侯氏嗣耶未幾公小愈越數年又病癰脛大如要指大如股幾至不可俛信太夫人仰天而號曰侯氏其斬乎此兒即有不諱吾奚藉以報侯也未幾公忽忽有起色而病漸去體太夫人始爲脩經師教之力學治舉子業且誡之曰侯氏三世僅吾兒存耳而兒又累絕復甦天豈無意乎爲兒計不及時自樹不足以振侯氏宗非丈夫子也且重負天意柰何公悟益厲志於學爲名儒尋舉于鄉越二十餘年成進士太夫人春秋高矣猶能彊飯覩公入爲天子耳目出爲生民保障即公善用其學術而所至茂有

行能然時時非公問計太夫人則太夫人從吏公所
稱仁人長者之道厥有自哉史稱雋母察平反爲喜
怒崔母助五原之政太夫人有焉太夫人翰子之勞
非令人所任而其始終訓子之善雖古亦不多得乎
竊以爲侯氏微太夫人不造太夫人微公不顯母子
相依爲命又相待而成令名天寔祚之非人力能也
令太夫人業已近百歲而慈顏益腴視聽若故日含
飴弄孫以爲樂殆無算之徵也以故公得少紓其愛
日之懼將待命
天子而享有封錫天復奚靳焉其在江漢父老私相

謳歌以助公燕喜者蓋又洋洋盈耳矣豈予言足爲
太夫人壽哉
賀徵仕郎蔣公壽序
徵仕公蓋安成名儒以其子按察君爲中書舍人時
受知
上上得奉　璽書封如其官後按察君歷御史風裁
凜凜動中外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由徵仕公賢而
有子也乃吾郴鄂閩民在按察君所部廣不下千里
衆不下什百萬君寔綏輯而紀綱之故德君獨深而
私願徵仕公之多壽者比屋而是顧按察君儼然持

三尺以風厲吏民雖有塗歌巷頌無所郵以自通而
吾州牧楊仁甫氏則謂吳子曰凡長吏得以便宜小
補於郡邑與其布德意而不壅處脂膏而莫敢自潤
秋毫皆按察君賜也子之里父老德君深矣竊欲采
其不能自通者而潤色之以爲徵仕公壽子豈無意
乎吳子曰孔子之言孝也謂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
又謂敬其父則子悅夫父老之歡也長吏之敬也固
按察君孝徵也予不佞願一言授稱觴者祝之蓋聞
養生家言大上養神其次養形爲其以形神弍也故
其術不爲儒者所稱至孟子養心養氣之論著即不

言養生而生理獨至夫心以寡欲而存氣以集義而生皆求諸内也而形神兼之矣至人之壽不以歲年其是之謂乎初徵仕公博綜儒術大爲有司所奇久之舉明經不第退而師事其鄉東郭先生受良知之學介然有悟冥然若忘遂能屏囂茹寂紛華不悅於目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子而貴且儋　封爵之榮澹然一無所加有若古之壞父石戸農者而獨時時訓按察君忠上恤下之道戒勿忝其素風晚年又稍稍信佛氏居恒齋戒不飲酒不茹葷而尤亟亟樂施不倦茲豈非公壽徵乎且良知發自孟子而養心養氣

其旨固與致良知同公近法鄒先生而遠宗孟子其於養生之道思過半矣夫公用其學以養生而按察君又廣公之學以養四方蒼生然則公之壽其可以歲年計乎仁甫氏曰異哉子之壽也以學不以歲年夫是以知閟宮之岡陵天保之松栢皆學之致也謹奉以授稱觴者徙焉

賀鄒大夫曹公壽序

公渦州世家正德中有 詔賜白金文綺勞正言御史曹某公父也以故公由家學紹父風鬱鬱負公輔器初公以進士試爲閩令尹予適守閩郡知公

非百里才也已君由河南人賀邈公以行能異等擢署
職方郎閒遇事邸中道故其洽至及國事邊事則往
往按圖奮臂起不欲竟言之非所謂負遠略而善藏
其用者乎會
今上詔公代大司馬行邊事竣條陳其二疏言邊事
蓋有最錯所不及籌趙充國所不能揄度者
上並嘉納行之然公亦以此不能盡藏其用為武昌
守武昌三楚都會東地諸王侯衛上雜置一城祿常
取盈法不易制又四方川陸之交冠盜屬于路請諭
至無虛晷而繼常保障論報刑獄差量賦稅其劇又

視他郡數倍焉公至一無所難第與吏民約曰不佞為吏民長懼不勝任然聞之矣治絲而棼之則亂其緒而擾之則糜夫事亂而民糜由自用也則吾豈敢雖是二三長吏其共圖之於是考故實陳法守詢僉謀袗民瘼令不必新惟畫一政不必興作便宜百姓所安安之所患苦則立罷之而諸屬長吏亦莫不遵約束而咸其子惠之仁無復有裹慘傲以厲民者蓋公不用察而明不用威而嚴不假粉飾而汰擇師帥之體風之耳今市二年治行所就業已冠三楚夫孔子先黍而後桃重民事也晏嬰貴踊而賤屨重民命

也公修此二者王佐之業也何有於武昌國倫竊伏公宇下蓋從里父老所誦說而益知公非二千石才顧公在兵府則兵府重在外臺則外臺重異日使武昌得與潁川渤海齊名不尤重耶公誕辰在是月之廿六日諸屬吏將稱觴焉屬予爲之祝予惟公齒方壯不言壽乃其稽古好謀則有耆造之德足爲我國家延長天命雖自今祝之可矣

送俞愍侯公遷布政司參議分守湖南道序

晩世之士反非古道謂弗宜于今也予竊以爲大謬不然夫世無行古之道者耳或曰信如所旣以結繩

之約理亂秦之緒揭干戚之舞解平城之圍可乎嗟乎茲論法也古今異宜者也而道則萬世不易乃謂弗宜于今是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舟車而非輪桁者也食於釜甑而非陶冶者也不亦大謬乎故夫古人孰不可易之道爲能與時變易其法而宜於民今之師古者蓋鮮矣即名爲師古而徒粉飾其法法一有不效慨以爲古道之盭也嗟乎古道誠盭乎哉世無行古之道者耳予觀侯公之治楚也蓋用古道云孔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又曰君子體仁以長人夫學道體仁之實心也愛人長人之實德

也是故其心仁者其德必愛而其民必親此其道由古及今由今及後以至於無窮無可變焉者也夫士習爲卑瑣纖趨比周以求售與稍見試用輒厚自矜許德色於小惠而侈心於近功皆所謂離誠就僞棄樸而取華也去仁已遠安望其能行愛人之道以長人乎乃吾侯公學積於家食之久而名成於强仕之後動必由禮言必由衷自立朝以至分憲率用長者之道自愛以愛人其爲政又多聞遺訓而洽故實不欲自用其才治兵江防蓋三年大者不增一幟而國益威不浮一饟而士益勇不亡一矢而江介益清不

以繁急操下而吏職益修不以條礉按訊繩民而頑梗益懾已乃勸士興學發倉賑饑閔暵卹災弔死問疾茲所爲行愛人之學而力復古道者公曾不知與今人居矣又安計夫積薪之行先後哉頃

聖天子旣嘉公之績下璽書褒之而猶賜爵爵其所生尋又擢公布政司參議分守湖南兩大郡以彈壓諸蠻夷君長乃郴城鄂渚之民莫不呈號如失怙恃是行古道之驗也誰謂古道非宜于今哉予竊慕古而不能行見公行古之道津津然樂稱之不能已州牧楊仁甫氏遂謂予知公深也因請以爲公贈言

送僉憲萬公擢四川布政司參議序

汝唯萬公初以名御史出爲楚按察僉憲奉 璽書

治獄治兵蓋三年文武才並著江漢間大者繩吏

理冤民詰姦除暴庶幾江漢稱寧字矣頃公聞 命

擢叅蜀行省且戒徒以西居人望于國曰公吾保鄣

也而胡以一日撤也罪人望于圜曰公吾肺石也而

胡以一日弗樹也諸郡邑長吏望于所部曰公吾權

衡也而胡以一日弗懸也乃圖之情圖之情徵長吏

無所錄以自宣故諸長吏于公猶影響焉夫影之隨

形非形能令之也響之赴聲非聲能令之也然則諸

長吏之從公也豈徒以上布憲而下受成巳哉渠足以相守道足以相成故權衡其吏而吏治與民無乎不衛也無乎不平也故長吏不能忘情於公爲民望也公今且去楚諸長吏度不能爲楚留行而謀所以贈公言則儼然致幣吳子吳子曰公法官也乃得吏民心若此有道哉夫鑑不能爲人掩瑕垢而天下未有仇視鑑者知其照無私也故法行而無私法亦仁也況公以仁人用法而吏民之深憚之也而亦深德之也又何疑哉且公御史時正色立朝直聲動天下未幾去國而楚遠矣今又去楚而蜀益險遠矣即險

遠非所以居公而公怏然安之則正直之氣勝而險遠無擇焉宜力四方乃心罔不在王室公其進於是乎蜀吏民方負弩矢啓行公境上公至當郎將旬宣之勞修屏翰之政爲糾聚易俗而與劍閣增奇壯使西夷卭筰冉駹斯榆之君長莫不欣受事世世稱外蕃此蜀吏民之心亦公之心也藉令公矜寵殿中邊循守繩墨斂正直之氣避搏擊之名坐致公卿無難矣顧猶與建節萬里爲

主上布威德垂聲竹帛流光虹霓之爲赫赫哉于固以一代社稷臣期公知非楚蜀吏民所得私頌也諸

長吏因吳子知公哉

賀張郡丞考績序

張公佐武昌三年且報政屬其所肩事繁重非可借才任也兩臺使難其行因錄其治績署上考奏之而留佐郡如故檄下所部諸州邑士民私相慶曰大夫此留無異借寇兩臺使之重武昌意深哉而諸州邑長吏聞之亦私相慶曰凡吾屬安意修職業吏不虞東溼百姓不苦急弦則以張公長者也豈獨兩臺使重武昌哉因相率士進稱賀公而介吳子言吳子曰考績臣職也何賀其言諸長吏士民之情乎夫太守

吏民之本而丞實臂翼之非其才卽職弗舉有其才又見以爲自用而功弗居乃武昌附楚之藩國稱首郡兩臺諸監司所都無論辨治敏拙立見卽諳謁質成之勞什伯倍他郡故論治於武昌者非止才難而不有其才尤難也夫仕而不有其才與其才也其必由學乎故孔子曰學所以益才不然南山之竹軒而用之達犀革矣安所事括而羽之鏃而礪之乎予蓋聞張公自少抗志學古人登第以往游諸海內先達談名理悟性眞而摛爲文辭率多漢魏閒語其令射洪時業已知名　朝著尋用治行高等擢佐吾武昌而

太守則今督學使曹公也曹公心知公賢而郡事多所倚辦公益謹事之劇繁而不自智舉事而不自勞乃共治大務其不責苛細則兩賢書一楚人人能誦之而公之行能非獨曹公爲游揚矣公又善心計立決人嫌疑兩臺諸監司希任之由刑獄徭賦舟車戎伍諸所從齟齬而復定者鮮不由公坐策也至城治魚蔵尚又公創議而規秉之省約而功敏役省而民忘勞今兩邑嚴邑矣其他惠政殆不可勝紀韓公子有言上良造父並轡不能御由運成敗並弦不能琴顧公佐曹公乃相待成政而相得益彰則何其駕致

千里其操而協人神耶彼以才相能此以學相濟故也夫善用才者善學者也公進於是何治不可於武昌何有哉

東岱詩序

東岱詩爲陳玉叔氏遊東岱作也予與玉叔父憲卿按察同舉進士甚識玉叔長安邸中是時方總角業已好稱詩有父風按察君嘗患之謂恐於舉子業相掩未幾玉叔用舉子業起家顧好詩益癖日志有營數予耽耽焉已仕爲大廷尉屬出守淮陽稍遷西蜀督學使所至海內談藝之士操觚而從之遊者僕常

盤戶而所經行佳山水輒屏軒蓋躡屐登臨之以寄寥廓之興而發其慷慨抑塞之衷每一詩出無不宏且壯如其人也頃

天子念漕輓之艱晉玉叔參政山東董其事玉叔既畢智跳河渠度東南萬艘由衽席入大農矣乃從行陟之暇謁闕里陟岱宗轍迹齊魯之墟且遍凡得諸體詩若干卷寄予讀之宏者其詞川以粹壯者其氣川以豐玉叔其蜩翼於詩哉則齊魯之為助乎夫登東泰者難為山遊聖門者難為言是蓋童而誦之矣今玉叔親履其地而抉其奇儼乎若見孔子車服器物

而聞金石絲竹之音即天門雲闕與秦松漢柏諸異蹟曰盪於胷而寓於目學詩之道於是乎有餘師焉蓋神鬯則才情自歛視高則意境俗忘兮恨不及與玉叔供耳由漢以來能為一家言者莫如司馬子長人猶謂其才資遊歷而長夫齊魯也奚啻為玉叔之一龍門禹穴哉昔孔子歎魯樂曰洋洋乎盈耳哉吳季子觀齊樂曰美哉泱泱乎大風哉夫詩之為教微而感人無形乎於東岱詩而知玉叔之善用齊魯矣

里巷歌謠序

里巷歌謠為仁甫楊侯作也侯為典國四年凡再入

覯其初民稍見憚三年之後民家頌而戶祝之於其行莫不皇皇焉若有所失而猶攀戀焉望其復來茲可以觀牧政矣戶既贈之言而友人嚴繼家者則侯所舉孝行士也心德侯而不能以其情自鳴乃索郡士人之能詩者詩鳴之詩既成帙因屬予題其端予惟古者里巷歌謠風人采而爲詩郡士人詩得無附羔羊素絲之餘風乎予產之歌曰取衣冠而褚之若見以爲樹怨行于躬而誨之又見以爲樹德乃孔子則歎其覽猶濟也居之無倦久而見懷茲其所以爲古遺愛歟其後若漁陽歌張君魏郡歌岑君幷州歌

皇甫之類樂府采焉亦羔羊素絲之餘風也以鳳在
位孰曰不宜夫楊侯之政大較類于雍而郡士人各
言其情非必若鄭輿人之有兩欲即觀樂府所載諸
郡父老歌謠惟其情可風風之矣何論古今工拙哉
遂題曰里巷歌謠而復綴以元會詩一章云
玄衮徘徘文緌纚纚行驂其乘我見天子天門穆穆
庭燎煌煌元正嘉會鐘鼓鏘鏘五瑞既輯百祿是臕
羣牧讓德　帝曰疇咨魚藻既升筥稅斯陳何以樂
歌　天子嘉賓

枲拙藁序

潮陽鄭公自爲諸生時業已博學好爲古文辭嶺海間賢豪長者無不以董賈李杜期之已用經術釋褐登 朝爲司馬郎出典兩大郡春 璽書視學黔中尋被優詔徙視三晉學未幾擢吾楚參政蓋於是位望日崇遊道日廣取材於先民斂實而縱矚於名山大川者日益宏且壯故發爲文辭類多本性術以自暢其才情吐精英以自適其境地不藻繪而詞華不磨淬而色澤不斧斤繩削而方圓平直皆應其手殆藝圃之珍麗而學士家之奇觀乎乃予竊以其政則渾渾然惇也而亦斤斤然察也竊觀其人則顒顒然

澀也而亦凜凜然毅也是又非文辭所能槩矣慎公不欲示人以多而裒之又不欲視人以工而自命為拙夫拙也者非所謂善藏其智者乎莊周氏蓋嘗愚智叟而智愚公其致可得而繹焉夫朱泙漫殫千金之家以學屠龍宋人以玉為楮葉巧矣乃三年技成而無所用是巧而拙者也夫善射如紀昌而其學止於不瞬至臥機下以目承牽挺善視蝨輿如狗僂丈人而曰吾處若橛株駒執臂若槁木之枝是拙而巧者也知巧拙之所由辨豈獨可與論公文辭哉是稾嘗梓于潮州而我楚人輒不易購也武昌守劉君得

潮州故本因請于公稍稍益以新篇爲四卷授工人剞劂之蔵諸郡齋嘉惠楚後學意良美矣劉君以序見屬竊喜于庶幾知鄭公乎

疊山書院會課序

疊山書院在州治之東半里許襟一水而障百疊山蓋謝君直流寓時故居也後人因而祠之祠隘而久且蕪廢嘉靖中州守留城吳公稍稍拓地宏棟宇州士人始有讀書其中者而書院則今守楊公增置云楊公江左聞人而風節凜凜不在召南後每政暇輒請賢會與諸生談經術折衷疑義因品其課業而緇

墨之諸生翕然稱得師久之四方有志之士風慕景從擔簦鼓篋而來者日益衆至有僦居旗亭闤闠者楊公曰奈何暴士而市也不忝師帥乎因增置書院以館之凡二年所得諸生課業之雋者若干目授之梓而屬予序予知公意非爲諸生急近名庶幾輔而翼之且以樹後進耳昔者君直被放非有官守拘攣故得從容授徒手編諸名家文以爲士軌範至今流播海內工舉子業者采焉乃楊公日親民事簿書塡委又舉經界繕城二大役皆不勞而定猶能用其迎刃之餘力爲諸生斷輪即諸生困不得且應焉政

較蓋兼之矣何論軌範哉夫登高欲望臨淵欲窺處
地便也御使人㤗射使人端處形便也況士志於學
履先儒講授之地而師事邦大夫之賢有不思奮而
進者乎藉令羣居終日無以擇於旗亭闤闠矣諸生
方求益於公而公又不以予爲陽僑而下問焉敢附
其耄說如此

甋甎洞稿卷之四十二終

甀甀洞稾卷之四十三

武昌吴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
　　　　　　　　新安方尚贇校

序十三首

賀大叅淇澳潘公七十壽序

攷國語稱衛武公年垂百歲猶箴誡于國恭恪于朝作抑詩自警故詩人賦淇澳以美之謂之曰叡聖潘公衛人也履綠竹之遺墟慕武公之敬學國人稱淇澳先生蓋美之亦壽之也今公自解吾藩參政歸十有六年縣車不出予雖未嘗與公交乃公初以戶曹郎使楚已又仕楚爲按察副使流芳遺澤尚津津江

濮閫而予又嘗祇役中州閫公晚節爲衞賢人長者冠心竊高之夫孔子直史魚而君子伯玉兩大夫皆衞產而武公之流亞也武公年最高學焉而不知其老公閫武公之風而興起者切磋琢磨日進無疆金錫圭璧其道大光予故曰美之亦壽之也今年公纔七十仲冬某日爲初度展其子婿劉使君適守我武昌嘗語其僚曰潘公於不佞有父道焉有師道焉不獨丈人行也而其子又若不佞甚謹不佞竊賴之以有今日乃今守一官二千里外不能翼而爲公壽負公哉蓋使君負奇未遇時爲公所鑒識因以子妻之

遂授之經成儒取甲科高第入樹起草之名出猶專城之　命皆公賜也以故父師之道兼焉其僚張君輩聞之以告吳子因使吳子致辭將使使馳之衛以壽公吳子曰陳孺子之不長貧呂子衛之不久賤彼皆婦翁先識之然率假相人術以倖富貴非能才其人也即甘公擇恭祖曰彼有奇表郄太尉擇逸少曰此正佳壻非不稱才顧陶損於任情王狃於自放未足深賢耳乃若潘公知使君賢而壻之子之教之即使君敭歷所至其民敬若神明戴若父母此殆有天作非可以宅相占也夫使君其道行公之澤益廣名

位日起公之情志日怡卽公不出淇澳而鍾鼎旂常有所託而自樹豈必功自巳出哉以此壽公庶幾武公不知其老矣不則雖結衡岳之雲不足爲公獻彩挹江漢之流不足爲公稱觴豈諸大夫所欲聞乎張君輩聞之曰吳子言壽固當遂使使馳之衛以壽公

鷦鷯集序

予方索居䡾䡾洞於世澹然一無所好而獨時時好與客言詩顧詩未易言也友人王行甫氏間自黃岡來見訪爲予頌其郡使君鄭公詩卽不數篇業巳泠然中窾鏘然叶宮商竊心賞之謂復覩風人旨而清

廟之音庶幾未絕嚮乎固恨不多得耳會龍大夫君
揚以鶺鴒集見遺且介行甫閔序於予曰此鄒使君
宦遊諸藁而黃岡沈令裒而傳之者也予喜而縱觀
焉益溢於所前聞而快其私心爲甚則又恨不須臾
見其人嗟乎詩與人哉予於使君蓋神遇之矣集凡
四卷古詩與近體相半古詩浸淫漢魏近體則開元
天寶諸名家乃其達觀玄識與若博雅之才倜儻孤
高之節命意而不盡於意寓言而不盡於言其在驪
黃之外而心手之間乎豈嘗假道於漆園託宿於鄭
圃將抗志一生死齊得喪逌然自全其天乎非近代

辭人能也卽鷦鷯名集亦有所託而安焉夫鷦鷯棲不踰枝託亦微矣顧其心安則其天全天全則鵬圖無所用廣蚑蟯無所用隘何也天下莫加於所安也予聞使君自釋褐爲郎諸大臣無不識其爲公輔器乃獨砥節約行坐臥手一書與古人遊恥事干謁以故鮮根柢之容而卒無特達之遇役役與諸曹郎吏伍久之且一麾出守矣言有小而可以喻大鷦鷯豈無謂乎昔孟嘗君寄客於齊而不見用客因以鷦鷯自喻而以韋若海孟嘗張茂先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阮嗣宗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夫自寄與寄

於人其大較相懸蓋如此執其較以爲人倫之鑒是曰察其所安若使君可謂善自寄矣善自寄者其視六合内外皆寄也豈復知郡吏與公輔爲跣屐哉語云明珠不以櫝貴良馬不以御名使君其人與詩曾無俟予言輕重而竊附於知已則私願畢矣使君毘陵人名迪光字彥吉起家進士

熊中丞詩選序

初中丞公與予稱詩燕邸中每一授簡公輒匠意立就四坐盡驚以爲奇而公則未嘗自喜其後公仕遊吳粤二十餘年間關兵革益復有慷慨悲歌之思節

大敵在前戎衣被體而時時嘯咏不廢若昔人所艷
上馬橫槊下馬草露布公又不啻先驅之矣顧公盡
瘁王事而功載盟府不復欲以詩名家故其藁散逸
殆盡而存者什之一耳予又以公之遺命裒其過半
而殺青焉蓋竊取之曰百鷙不如一鶚千羊之皮不
如一狐腋也豈海內文章家固欲於公求多乎楊雄
漢文士也至謂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予竊疑以爲誕
由今而觀以彼其才卒困於執戟固宜憤悶無聊爲
是解嘲語云若公負文武才見用
明主適國家有三大難而公獨毅然肩之所孚功成

所去尸祝語在朱司空所爲神道碑何壯也視世之
雕蟲者雖多亦奚以爲

送郡大夫仁甫楊公擢赴襄陽郡丞序

楊公之爲興國蓋六年兩上計所經部使察舉長吏賢能凡數輩無不首公而署以異等之績任不可謂不久而知公亦不可謂不多矣顧不得召拜三公入居九列與漢賢能長吏伍而僅以次擢丞襄陽州士人相顧失色且不知主爵者何意豈襄陽足以居公而丞有加於牧耶吳子曰不然士患無用世才才矣患不見知遇公既以才而見知遇且爲之推轂位望

自此升矣郎襄陽據吾楚上游扼荆蜀而禔宛許名爲郡其實一大都會守丞非其人郎主德不宣而保障失羨全楚且受其病圭爵者殆有深意於楚姑丞公以歷試之安見非三公九列地乎諸士人驩然喜巳又蹙然懼謂公久于輿諸所爲輿計而遺之安者法至備勞至深也奈何遽去輿而襄耶嚮予之言曰政平於人謂之文政禮恭於人謂之文禮治仁於人謂之文治公故吳文人乃郎用文以治吾輿大者修師帥之體以風諸僚佐僚佐莫不廪廪憚之而百姓陰受其賜而又勇於輿除神於摘發堅於抑豪右以

信善良以故六年之間百廢罔不舉百弊罔不釐狐
鼠無所依馮豺狼無所馳突諸游民之浮食閭里與
諸巨室之詭脫徭賦者肅然一清公之有大造於興
也蓋千百年一日也今一日去興無論諸釁蘗復萌
即鄉之廩廩懷懼心者未必盡不懈矣公茲行其繫
一方輕重豈淺尠哉夫衡狼牙之石者非巨流無力
破骭骼之骨者非大越無斷徼公孰使吾興與潁川
渤海並著吾又懼難乎其繼也吳子曰公遺愛甚深
而士人之爲桑梓慮益遠矣乃孑私爲公計則守丞
非公所擇三公九列非公所難知公才足以用世而

學又足以廣才也夫策大輿者載萬鈞前引焉騑之足雜以駊騀此天下至健也動可以摧阜靜可以絕川矣然車徒銜師每探其餅以塗其空始滑滑如泉湧焉予故不能為天下任重非力之罪也以探餅塗空之術踈也公其以予為殷鑒哉

賀一眞楊先生六十壽序

一眞先生東吳之太倉人其子仁甫以進士守予輿國六年稍遷襄陽丞去去且數月輿民德仁甫而思其舊政家頌而里祝之會先生與觀孺人先後六十誕辰則又相率而東鄉再拜曰是兩老人寔生我使

君而撫摩訓誨我者也吾儕小人何以報之庶幾天錫兩老人朋壽而食福我使君無恙乎乃代仁甫者涪州張使君聞而竊歎曰仁甫得民以及其親善樹德哉因與其尉若幕謀所以致典民之情而爲先生孺人壽則儼然造吳子而屬以言吳子曰昔晉人之歌束先生有曰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酬之報長生夫長生之報晉人德皙深矣然報止於皙未聞及其所生則仁甫得此於民且在去後時不亦異乎此其所樹德非啻黍稷之而已也矧先生與孺人又善自樹德其州里不獨用其子顯名與其子所見德之民

稱壽予蓋聞先生少業博士家言試有司不售遂棄去遊太學巳授將仕郎鴻臚寺司儀署丞非其好也遂遯跡不出初仲父無子子先生爲其後後舉一子則先生身翼之至於成立歲時祀仲父如父而竟不有其家巳爲伯兄保其三孤若巳出巳又爲里人白寃獄皆毅然排衆侮犯羣疑爲之至輕財樂施焚券契不責子錢與諸粟乏賻喪趨人之急若天性州里人無貴賤疎戚誦義如一口而顧孺人又善飭內政佐之蓋孺人以鉅家女適先生先生家故饒於貲而孺人性獨閒靜好儉約衣不厭布素食不厭麤糲至

奉舅姑則美衣鮮飲食非其手出不敢進諸與先生
遊賓客士大夫至則供具立辦無不各饜其意遇下
嚴而有恩所使男服耕女服縑素無一浮食然亦往
往優其力不令盡以故先生晏然無家慮而成仁甫
爲儒多孺人力也詩頌令妻壽母其庶幾乎夫先生
與孺人樹德其州里宜壽而其子又樹德所仕之邦
宜其親壽故民情思仁甫因壽其親且在仁甫去後
時皆無所爲而爲也張使君因民之情而致之尤無
所爲而爲也今仁甫日以異績著聞薦躋通顯且俟
天子有嘉命以華袞其親則民情爲之階矣豈吳子

不腆之辭足爲先生孺人重哉

趙州連璧序

往予過江夏則郭趙州子德觴予而見其二子時二子方弱冠伯氏清卲仲氏溫文並國器也已見楚諸大夫無不國器此二子者心竊喜焉謂趙州有子楚有材逮今且八九年二子凡三舉明經不第心又竊異之間從兒輩索二子所爲博士家言一二過亡論經術之精弘有非末師所授即取材左馬漁獵百氏而發之藻繪瑰琦庶幾老於談兵者又明習當世務有智略高視諸郡國士數等將無遘知已難乎乃諸

大夫又奈何膾炙一口也比遇侍御朱公試郡國士得二子文大驚因厚遇之已知其爲趙州子也題之曰趙州連璧蓋珍之也二子猶謙讓不自信而以其言謁予予曰侍御善和士哉語云士非玉璧談者爲價予竊以爲其質誠璧也而價傳焉若有違質雖善談何加故梧臺之石可以愚宋人而周客觀之則掩口和氏之璧三獻不售於楚趙王得之則非十五城不易今侍御之璧視二子爲其質足以當之予益因是而慨知己難耳夫二子亦三獻矣侍御一朝而價十五城豈復憂不售乎乃予爲二子私計璧之爲言

積也天地之精也故帝奉之禮天三公奉之贄首祚其用至重也夫積其精以待重用則符彩不揚非所急潤澤不流非所患彫鏤不工非所疵惟其有完質焉重用之益重矣重用之益重雖十五城豈足以當一觀哉顧二子之留意於質也予於趙州爲同年友故得忘年友二子而贈之以言如此云二子伯氏名正位字某仲氏名正域字某

賀奉政大夫張公受封序

奉政公有子翼先爲武昌郡丞能其官越三年以治行異等爲兩臺使所表薦

天子嘉之賜璽書褒勵因加恩所自生於是公得拜
封爲奉政大夫官如其子配胡氏爲宜人丞君業已
冝章服再拜使者馳荅山川海嶽揚
天子之寵靈以爲二千石人詩太守河南劉公則謂奉
政公遠在萬里身不去嚴壑足不及國門一日以其
子之賢而受知
主上儼然被盛典使蘭津以内士人傳誦而歆艷之
益相習而脩名敎以爲榮顧長丞有兄弟之誼獨能
嘿焉不相賀情乎哉爰介有司索吳子下雉湖上致
幣焉請所以賀公者予不克違乃申太守公德意而

言曰聞之古聖王即位封賢者茅土非爲諸侯官府非爲卿大夫皆爲民也我　明令甲斟酌古意用之而重吏推恩又視漢制爲增厚則親民之政其先乎令丞君以親民之政當

上意上亦因之顯其身以及其親夫親民即父教之忠也及其親則君教之孝也皆古之制也奉政公於是乎有子矣公初爲安尊州文學官屬其子令射洪有聲輒奏記自免去語其里中長老曰以吾窮經白首曾不得效鉛刀一割之用乃兒子輩能以吾緒餘爲　朝廷受事脩職業即無異身親爲之而又安能

役役老作經生師乎無何其子自射洪遷武昌去公益遠公數詒書戒勿得內顧兩老人差强食不須就行不須杖兒其專意清白勤公家毋失名器即兩老人安內顧無爲也蓋承君之能武昌也閒有所受哉會閒武昌奏最公又驟然喜曰是不忝爲吾子趣董子治里門以待嘉命至山今觀之　朝廷加恩臣下皆忠孝之徵非可以私意覬也乃予於承君猶有私快焉夫子之於親三釜千鍾無豐嗇皆養也一命五服無崇庳皆尊也顧以逮親爲天幸非是無所用其情耳古人南游而北嚮豈其爲賤而養不足乎其志

可諒已乃若奉　璽書以承歡擁章服而稱壽即二尊人義方其子而身享之非其種德異而得天最厚然乎予故爲丞君私快又計其名位自今且日起而圖所以報

主上者日益重且大明於報　主即養志之道寓焉故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曾子亦曰蒞官不敬非孝也郡丞公奉若家訓久矣願益勉之當不徒以家慶悅二尊人哉

送黃州太守彥吉鄒公入　覲序

鄒公守黃州蓋三年且戒期朝正受計天官大冢宰

其所部一牧八令聚而言曰公天下才茲行當以治行應察舉表次爲公卿稱帷不復此矣士論責人有私望即吾屬竊在下吏將安所師自樹而執怙恃以安其職且公方以齊榮入清風穆然被于路莫敢有私覬奈負公何無已其贈之言乎於是屬趙黃岡詒予書徵言爲贈蓋趙爲新安許先生高第以先生故識予而予又公新知也其復何辭夫太守吏民之本爲能導其吏以養民也今觀遷固紀循吏曾不數人而數人者之所爲又不過曰奉職循理曰去其泰甚曰以儒術潤飾吏事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耳而一

切精悍刻核之士雖有異績不與焉茲其意深遠哉吾楚列郡凡十五而黃爲最劇辦治爲最難公下車脩師帥之體破拘攣之見削繁苛之條嚴於吏而不爲束溼慈於衆庶而不縱其回谿譎不行狐媚不遂以故吏得安其位而脩職衆庶安其田里而樂生比其成也尤不好示務施以自旌其伐此不庶幾德讓君子哉何啻遺風也蓋公生平內脩潔而外伉直自爲郎負高節不能浮沈取容乃出守劇郡則第臥而理焉豈其慕汲長孺之爲人而遂近之乎又聞公嘗面折人而無形於色已卒善遇之已復厚爲其人地

惟恐不見表異則非長孺能勝一也公蓋以學術勝乎漢主知長孺近古社稷臣而譏其不學何謂哉至如黃次公善助廉吏坼失賢者心鄉當時推轂其官屬丞史常引以為賢於己公猥有之蓋可謂天下長者矣茲一牧八令所為惴惴師保公而眷眷不能一日舍去者與以予觀之公處黃黃人莊焉諸吏於黃者莊焉即去黃而九列三公其為莊且益廣而黃固其結轍地也予鄂人與黃人相望故得采黃人之頌公者代贈言

送郡大夫叔見張公入覲序

張公溍世家初舉明經推擇爲鍾祥令鍾祥古郢都
令
帝鄉也故宮寢廟在焉天下蓋豐鎬視之矣其居人
雖首被　恩澤號湯沐邑然有大帥司守中常侍司
祀事並得奉　璽書儼然臨之又諸祠官衛尉之屬
多所增置雜處一城顯爲居人患卽監司郡大夫制
有所不得專法有所不必信何論令也顧令又受成
監司郡大夫而爲之調其劑以宜其制者也一弗任
則侮至一弗當事要則變生湯沐之不爲吏民賴也
天下蓋又孟門太行視之矣乃吾張公卒有令聲於

鍾祥而上其績受知
主上褒以璽書而爵其所自生則道何道乎可不謂
神君哉是時諸旁郡士人無不厭聽公會有　詔擢
公守興國人或諷公興難治者公笑曰天下豈有難
民哉顧司牧自擾之見以爲難耳且予戚孟門太行
之轍幸而不踣興坦塗也又何難焉已下車未數日
問俗而知其民愿而嗇朴而不文呰窳而無積聚則
又訢然大快曰此可臥而理矣因下令與民休息未
一年政平訟理事集而民用和聲聞諸上官莫不嘆
而異焉太守所部不號難治耶何易易乃爾公攝

而對曰凡言興難者難興者也彼非亹亹損名則瀸
籤造怨耳以此難興豈興之罪哉於是諸上官無不
竊歎公長者而大爲興民幸蓋公開敏而習故實非
百里才以故側牘如驅發幽隱如照而解棼應變不
啻若刃遊而矢決之乃猶不竭其智不殫其能日竟
惠以慈於衆蓋龔少卿黄次公之流亞也其大者智
無城府所至推赤心示人人亦傾心信之卒有疑事
輒不吝訪耇老咨遺訓而立辨焉又其大者躬厲清
白恥以一介自汚故請託無所行餽遺無所受居不
過飯脫粟行不過齎乾糗往往爲同事者所脹遊不

堪此殆古廉吏所難何但長者嗟乎茲公所爲無難
於與且一日爲與洗難治名甚大慝也與其有天幸
乎矯當戒期應 朝受計大冢宰諸士人卜祖于郊
而使吳子行餞吳子曰予所見天下廉吏其猶景星
卿雲乎何寥寥也即有之其自喜名者也非其質廉
也觀公治郡率任質而不近名故廉無所强亦無所
爲語云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蓋重質乎夫
毛嬙西施有目者見而美之美其質也而非以其脂
澤粉黛也韓公子乃以脂澤粉黛喻善治不已大謬
乎甚矣廉之敗於自喜名也考周官冢宰以六計弊

尋吏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而已夫六德皆生於廉故計吏以廉爲質今天下稱廉吏而無媿色者孰有如公哉公行必以異等當太宰太宰有所表次而超拜右職必公其先也公豈獨無難於郡邑也與哉

胡山人詩序

胡戢道氏故吳人以辟寇竊負其父徙楚之蘄春居焉今且長子孫約婚蘄春遂又爲楚人然非其好也屬貧不能治裝歸耳予蓋聞戢道稱詩楚王侯士大夫間甚著顧咫尺不通于一刺者二十餘年心竊異

之暨予削籍還里中則載道一歲三見訪予謂載道何相遺晚耶載道曰知公處脂膏而不自潤貴誠貧亦不欲家於詩也今請得為社中客足矣予益以此重載道非諸游談之士比也因與之言詩而載道亦惟予言而不疑遂盡發其所為小寄菴藁授其所不自信者十七而存其所自信者十三又稍稍繩削潤色之成一家言以視予乞序嗟乎載道以布衣遊諸王侯士大夫用其詩益貧且老而猶勇於求精而期於必不朽何壯也乃二十餘年一無所信而獨因予言以自信又何相知深耶予閱諸詩穠不至豔豪不

及龐憂憤而不過激奇譎而不傷巧錚然唐音也其在大曆貞元之間乎即大曆貞元諸名家又未必如其道之求精也其爲不朽也奚稱于以載道名貴其子之騷亦自寓於詩與于友朱子得善

田子詩集序

往歲華容孫兆孫過訪蒿溪其徒田生能詩云乃者田生使使三千里外以其詩來問序于予蹶然曰有是哉生師事兆孫而猶有所不盡信必有所待以爲信願其使來遠矣即楊子所進于座之不已甚乎因取其詩一再過則兆孫業已隱括之皆不必然生一

辭而生其人與詩葢相當云夫楚自鬻子爲周文王師其後遂多博雅文學士至離騷備風人之旨儒者經之以爲辭賦祖楚人於聲詩其天性也乃若田氏處巫黔谿峒間自高帝定天下世世內附稱藩臣何至負奇如生哀然拔流俗外而游諸名人達士間稱詩異矣即兆孺能授之詩而不能使之盡信詩茲增異哉夫白狼歸義是歌作都而敕勒之歌率本鮮卑語詩固不擇地而與矣秦穆公得由余於西戎用以定霸何論文學聲詩哉予觀生之爲詩葢有感於抱藝不得自試又海內晏然無所用其武日佔佔喋喋

與被毳控弦之士出沒茅葦間無豪也乃慕三閭之牢愁漱齏熊氏之餘潤而發之詩以自舒其感槩激卬之氣庶幾有所託而爲名高乃兆孺獨檃括其詩而不言其志宜生不盡信哉生名九齡字子壽因題之曰田子壽集

方舟唫序

予既序彥吉詩傳之矣乃彥吉信予過而益自賈勇於詩海內諸辭家無不膾炙彥吉詩者頃彥吉以計吏自京師還過其里攜所與葉山人俱來黃州計方舟江行一月餘而下榻留郡齋又一月餘所爲倡和

詩業已戍帙使人持示吳子曰此吾與山人方舟唫也予如不槩其無當而抵之敝帚乎顧不吝一言首引之庶幾有所託而取徵也時予方避暑谷室中不攜一書因得靜于是帙竆日而卒業焉夫彥吉與山人才境各有所發而風力韻格兩不相下其究則交相輔也彥吉善取友哉彥吉興致不凡標宇獨秀每好自匠其意意之所極前無古而後無今飄飄然有凌雲之氣而山人則逡循守繩墨稱體勢廣於取材而嫺於結撰間出奇語得山川之助爲多于故謂其兩不相下而相輔焉李廣程不識並漢名將顧不識

正部伍擊刁斗自衛而廣獨減省約束令人人自便其士卒愈樂爲之死即不識嘗私竊歎服之乎用兩將軍說詩彥吉與山人其似之矣乃彥吉又欲推轂山人以爲江南布衣重嗟乎彥吉豈獨重布衣哉山人名之芳字茂長蓋嘗遊于鱗元美間稱詩宜其爲彥吉友也豈世所稱必附青雲之士以傳者哉

賀通山王大尹膺部獎序

通山爲武昌最僻邑介在山谷壤土瘠而物力故微頃屬歲饑邑人以菜色耕而吏不加恤又從而魚肉之以故財日益匱賦日益逋閭閻愁歎之聲訩訩載

於路矣會兩臺使察君而求之曰此苦吏急也因拔
治墨吏去疏請擇良吏蘇息之於是選部以剡谿王
侯來王侯故由明經術儒選署恩安簿在任多異績
稱廉能閩中遂得祭舉高等署右職殆古桑氏所稱
六翮之恃非毳毛比數也異矣異矣侯故開敏而習
故實又善處議當人心初政即反前令之繁苛與民
休息使得務耕稼滋殖以樂其生而後奉責逋之檄
躉然臨之曰玆國計也非若曹所得終逋毋徒自苦
即大司農徵發期會一督之不應將以文法持長吏
豈若曹安乎邑人聞之無不感服凡吾屬得藉餘力

務耕稼滋殖皆侯賜也奈何偷生咎豫而以失期重侯憂於是相率樂輸襁至而輻輳矣已將漕者之南都大司農按籍而綜核之謂通故多逋而今無逋且先至爲諸郡邑望也非其令賢而優庶政能然乎乃檄楚行省大方伯馳禮幣特旌異侯檄下侯猶謙讓不自功曰茲民力也長吏何敢攘之以賈令名爲乃邑人則私幸侯見知遇大臣益得安其位以盡力自效當爲蘇息計益周至快也相與塗歌而野頌之庶幾所謂一夫得情千室鳴弦者乎而學官弟子則邑人之表也因介陳劉兩生來爲侯索贈言予既述侯

知遇之概且觀兩生申之曰大司農被侯興典豈獨推轂侯將無爲世道復古徵乎嘗讀兩漢循良傳其最知名者類起議曹從事將作謁者以及丞簿均輸長並得從察舉賢良補守令徐用表次成績召拜爲公卿庶幾立賢無方之遺意云逮我 國初任人間用漢法久之法意寖微治理亦少槩見茲遇聖天子法古求賢眷簡親民長吏詔察丞簿之良表署爲郡邑長間且徵入列在臺省一時賢而在末位者莫不彈冠思奮焉予聞侯之佐惠安也凡七被薦書名藉藉動 朝著乃得稍遷一令蓋量才而歷試

之也夫仕患不遇合耳簿得察舉而令令不得表次而臺省而公卿邪侯其勉修牧政之未備者侯焉予將以侯爲世道質

感雨詩冊小引

張侯閔旱禱雨雨輒應予既采農人之謠作時雨篇誦之矣郡士人學官弟子屬而和者若干人得詩若干首業已成帙持視予且欲予一言引其端盖人人德侯言感而也庶幾可以觀風乎昔洛人以雨歌祝曰精符感應元城人以雨歌東曰先生通神明然則閔旱而禱司牧事也而有應有不應其天乎乃天

之學吾土也不與隣壤與而侯之而吾民也又不與
鄰牧同天人相與之際難言哉彼所稱精符神明云
如出下雉人口殆其所以為禨祥者與也豈觀風者所
不必采乎

任白甫玄草序

予考劉邵人物志謂求士當竭其兼長盡使之論道
德法制策術備矣夫士負其奇亦謂非備不足以自
見故其業勤其論易定未有不得才者今制三試蓋
兼用之而士彬彬兼應之則先輩有焉晚近承學率
沾沾用其一而緩視其二曰取具目論足矣嗟乎豈

惟士自恕哉有司不必求備於士而士即無所用竭耳乎友江夏任白甫氏於斯三者殆有精詣自弱冠負名江漢問彬彬乎兼長上也顧復不售有司起家貢籍則不必求備而士無所用竭之明效也乃白甫既入　大廷卒業大學給事大宗伯屬又無不以文冠天下士豈其怯小壘而勇萬人敵哉所遇求士者異也客有抱玉過三家之墅曾無一人就視者挈而趨名都之肆則重價爭購之何以異吾白甫哉白甫今售矣白甫故與郭吉士美命同業吉士今雖以文顯而猶推轂白甫不置因裒其所著諸義及　大廷

以下所試諸兼長爲刋劂氏以傳而命之曰任白甫玄草蓋華其辭而幽微其行也吉士知白甫哉而予爲題其端如此

伐檀齋集序

頃予遊吳而吳詞人多從予遊者最後得張左虞蓋王元美先生所呼酒人也而又津津賞其詩夫元美居恒於吳人鮮浮譽豈左虞無當而見阿耶今觀所著伐檀齋詩固恨得左虞晚矣左虞故爲衛將軍一再見用大司馬業已躓而自罷退居吳趨里每好讀先秦兩漢書所爲詩一洗穠郁靡曼之習而抗意曹

阮籍體唐十二家而於其鄉之先達舍元美昌穀非其族也人言介胄之士稱詩沾沾劇儒墨以藉資實重爲自媒地盖有之而以當左虞則大謬不然夫柏梁臺詩衛尉大將軍儼然在列矣遂若清嘯退虜雅歌從軍橫槊賦詩下馬作露布豈不介胄士而盡稚魯無文哉即左虞遭遘承平吳下垂三十年不用武乃得退從所好然精竭才於詩以自喜則何負於世而世顧苛求之豈容令左虞不蚤自罷馮陵一旅樹伐行間矯矯稱虎臣冥將而顧不能以尺牘希敦詩悅禮之風亦椎埋照狗乗時赴功名者耳何豪哉予既

別諸詞人左虞介其友曹子念爲請序予卽不敢用
左虞盡吳下才然用元美之不浮然足以才左虞矣

既甌洞藁卷之四十三終